



全人經驗的反思一 我們從十一年的經驗學到什麼？

黃政雄／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校長

十一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全人，當時的校園還是一片荒蕪，校地上雜草橫生。杉木林倒是鬱鬱蔥蔥，頗能給人一種出塵之感。三位創辦人（老胡子、徐敏璋、劉興樑）帶著我瀏覽校園，我們一邊走著，一邊談論著學校的未來，興奮雀躍之情瀰漫在風中。我凝望著孟宗竹林，身體有一種微醺的感覺。半年後，我舉家搬到全人。

十年前，我們對人性還缺乏深刻的洞識，沒能認知到—未來是無法被規劃的，人性有一套獨立於我們的意願和理性之外的發展邏輯。全人的創立，憑藉的是一股熱情，一份追求理想的浪漫情懷，和一種理直氣壯的無知。可惜熱情和理想並不足恃，辦學需要的是耐性、毅力、想像力和反省能力。十年來，我們不斷誤踩人性的陷阱，幾乎很少大人全身而退，一股巨大的焦慮始終籠罩在全人的上空。在阿根廷作家賈西亞·馬奎斯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一書中，主角一直問一個問題：「我要如何才能走出這迷宮啊！？」我也時常問自己這個問題。也許，我們想要做的事情，遠超出我們的能力之外。

「引導學習者透過自身的體驗，探索與成長，去求得思想，心靈的解放與內在的最大發展」。創校之初，我們以這段話來表達全人的理念。經過十年的慘痛教訓，我們才了解；我們既沒能力，也不應該去引導人的發展。教育本來就不應該深入到人性的維度。宣稱要解放人，不是無知，就是傲慢。誠如王爾德所言：「教育是一件偉大的事業，但是我們別忘了，沒有一件值得知道的

事情是可以教出來的。」可是，難道我們就真的無法做什麼嗎？也許不是。這份報告就是想從十年的經驗提煉出一些智慧，以重新釐清；何者是能做而且該做的，何者不是。

歌德在他的巨著「浮士德」一開始的獨白這麼寫道：「我學習哲學，努力鑽研醫學和法律，全心投入神學的研究，但是，我還是一個可憐的笨蛋，智慧一點也沒有增長。老師是我的名稱，十年來，我用博學的議論，把學生牽著鼻子走，我們走來走去，或曲或直，我心裡卻明白，無知是我們的宿命……」我重讀這一段時，不禁啞然失笑，這一段真像我自己的寫照。我們時常用聲音與憤怒來捍衛無知，用華麗的辭藻，抽象的語彙，與高遠的理念來掩飾無知，殊不知，轉變與超越現狀的機會已一點一滴流失了，我們都成為馬庫塞所形容的「單向度的人」。「我們對人的無知」是我這十年來最深刻的體會，也是下面所有論述的起點。

學生、教師及家長的焦慮現象

學生剛到全人的前一兩年，大部份都很快樂。之後，焦慮即隨著年齡而漸增。他們不太會善用自己所擁有的自由，雖然想把熟悉的世界拋到背後，卻不知道往那個方向走。有的孩子在缺乏自信和方向感的焦慮中找到出路，並且成長得很快，有的孩子卻陷入自我退縮的循環。根據心理學的研究：『自我退縮現象是「自我」避免不愉快的一種正常防衛機制。當自我還年輕並具有可塑性時，在某些領域所承受的所有挫敗，有時會



在其他領域的成功中得到補償。但是當自我變得僵化，不能忍受不愉快，並強迫採取逃避的反應，那麼自我的形成就會遭受令人懊惱的結果。』人類在面對既定情況時，不是予以承擔就是加以否定。我至今仍不了解，是什麼樣的機制，讓一個人勇敢地承擔命運或選擇逃避。自由與寬容也許有助於人的獨立和解放，卻也可能造成退縮與逃避。

每一位教師來到全人都帶著某些理想、熱情和憧憬。也抱著教好學生的善良意願，可惜學生並不捧場。老師時常喊累，這倒未必是因為工作量大，而是學生以自由之名逃避學習給老師造成的壓力與困擾。一個戰士沒有在沙場陣亡，而死於車禍，常會讓人覺得遺憾。同樣地，老師的戰場是在課堂內，因為非教學的因素而陣亡，實在令人扼腕。老師面對焦慮的反應與學生頗為相似；有的老師因為勇於承擔而快速成長，有的老師則加以否定，陷入自我退縮與自我合理化的陷阱。

全人的理念不論多麼有道理，總要與現實接軌。那現實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脈絡。我們的社會普遍有一種生存的焦慮感，家長又把這種焦慮與升大學連結，彷彿孩子沒上大學將來就無法生存，或至少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孩子來到全人以後家長又多了一層焦慮。本來只要擔心小孩能不能考上大學，現在還要擔心小孩是不是打開視野，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興趣，並且專注投入，是不是學會獨立思考。家長的焦慮時常轉化成對學校行政事務的挑剔，或對小孩人格成長的過度關心。其實，行政事務是人力不足的問題，人格成長則是全人最不需要擔心的一環，在尊重和包容的環境裡成長的小孩，比較容易保持真誠，在真誠的基礎上，再發展批判思考與反省的能力，就是最好的人格教育。

在提出問題與猜測以前，我先談一下理

想的辦學態度。西方近代思想家卡爾·巴柏在他的知識論鉅作「猜測與反駁」一書中，援引希臘吟游詩人色諾芬尼的一首詩如下：「諸神自始就未向我們昭示，萬物的祕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探索我們會學習並懂得更好的東西。我們很可能猜想，這些事物就是真理。但是至于確定的真理，無人已知曉。將來他也不會知曉；既不知道神的真理，也不知道我們談論的一切事物的真理。即便偶然他會說出最終真理，他自己也不會知道：因為一切不過是種種猜測所編織的網。」這首詩充份體現巴柏關於科學本質的看法；第一：我們的無知是巨大的，第二，透過猜測與反駁的探索過程，我們會學習並懂得更好的東西，第三，我們永遠也無法掌握確定的真理，所有的知識總是猜想的知識。巴柏以他的哲學研究為基礎，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大力抨擊先知預言式的社會改革，提倡社會改革細部工程學；即以創造性的自我批判及相互批判，逐步尋找並消除錯誤，並隨時堅持「理智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我相信巴柏主張，是從事教育改革的教師與辦學者應有的基本態度。

學生應該有不學習的自由嗎？

過去全人沿襲夏山學校的模式，給予學生不學習的自由，並以自由和解放之名捍衛這種做法，是一種「理智上的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學生得到自由以後，是會往上提升，發展出主動學習的意願；還是會往下沉淪，喪失自信、自我退縮。我相信在我們的文化脈絡下，孩子脫離大人世界監督的目光，在自由與包容的環境下學習，對心靈的成長是有正面意義的。我同時也堅信學習是需要紀律的。「學習是不能被強迫的」、「等孩子想學再學」、「學數學有什麼意義？」……，



這些命題都是毫無意義的囈語。學習的意義與興趣，是在挫敗、克服與超越的動態過程中建構起來的，自信也是在專注投入並確實完成一件工作的喜悅與成就感中建立起來的。詩人歌德告訴我們：只有堅定努力的人可以得到救贖。藝術家羅丹也告訴我們：「藝術的秘密在於工作，除了工作以外別無他途〈One must work, nothing but work.〉。」我們的焦點應該鎖定在學習；體制教育的考試主義像一道緊箍咒，讓學習與學生的關係異化，老師與教學的關係異化。馬克思主義的動人之處，在於他們嘗試把人類從勞動者與勞動的異化中解放出來。全人的理想也應該是把學生從學習者與學習的異化中解放出來，重新恢復學習者與學習之間和諧緊密的關係；我們可以不管考試、不管進度，讓學生有充分的餘裕真正進入知識的探索，依自己的步調學習，並且深化他對世界和對人的理解，這才是全人應該努力的方向。

學生應該有不學習的自由嗎？不，學生沒有不學習的自由！但是對於受傷的孩子，我們應該等待。在等待期間，家長與學校應該密切聯繫與溝通，給孩子必要的支持，慢慢把孩子帶進學習的軌道。

教師應該傳授知識以外的東西嗎？

社會學大師韋伯在「學術與政治」這本書中有一段提到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他這麼寫道：學問是一種按照專業原則來經營的志業，其目的在於獲得自我的清明，及認識事態之間的相互關聯。學術不回答「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安排我們的生命？」這問題……。在課堂的範圍內，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聖經以賽亞書有一首非常美的歌：『守夜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夜的人回答：「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你們如果還想再問些什麼，回頭再來

吧。』』從這段話我們要汲取教訓：只憑企盼與等待，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我們應走另一條路：我們要去做我們的工作，承擔“眼下的要求”，這個教訓，其實是單純而平實的。教育者應該有一種自覺；我們有資格傳授給學生的東西很有限，關於生命的方向、人格的發展、道德準則、價值判斷等範疇，我們自己的意見或想法其實充滿偏見與執迷。我們傳授給學生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做學問的方法與技藝，如果我們自己能承擔命運的要求，並且努力工作，也許我們也可以成為學生的典範，對學生的內在發展有些許影響，除此別無其他。

侵犯別人的行為應該被包容嗎？

全人是一所住宿學校，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太近，時常會有許多的衝突和摩擦，甚至有男女合宿及欺凌弱小的事情發生。學校並沒有生活管理的專責人員，一切生活上的問題均透過民主自治的機制解決。十年來，自治機制的運作並不順暢，學校常陷於或大或小的混亂與動盪。究其原因，首先是界線模糊，公私領域混淆。第二是討論不夠充分。第三是執行效率太差。雖然自治機制有諸多缺失，我仍舊不認為為了秩序，大人應該扮演仲裁者與管理者的角色，或賞善罰惡的使者。過去十年，自治機制確實對增進學生的思辯能力與論述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自治會也是學生很好的表現舞台。為了讓自治機制發揮更大的功能，我要特示宣示；侵犯別人的行為是不被容忍的，這是自由的界限。

全人存在的意義

我最喜愛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在他的詩集「巴黎的憂鬱」中有一首這麼寫道：

「如果有時候，
或是在宮殿前的臺階上，



或是在溝壑中的綠草間，
或是在你自己房間的孤寂裡，
你彷彿醒過來了，發現宿醉半去，甚至全消。

問問風兒，問問海浪，問問星辰，
問問鳥兒，問問時鐘，

問問所有會飛的，所有歎息的，

所有會動的，所有歌唱的，

還有所有那些會言語的，

問問現在什麼時候了？

風兒、海浪、星辰、鳥兒、時鐘……都會回答：

現在是喜悅的時光！

隨你所喜，或酒，或詩，或是善。」

李白有一首詩：「春日醉起誌」其意境與波特萊爾這首詩極為神似，原詩如下：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眊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一般人無法理解詩，主要有兩層原因。

第一層是詩本身無可避免的晦澀；詩人的工具是語言，而語言經過日常生活的濫用與誤用，早已成為陳腔濫調。當詩人嘗試創作一首詩去捕捉、探掘、召喚那些詩意的時刻時，想像一下他所面對的難題。這就如同你去雜物間想找一些稱意的材料，做出一個美麗的箱子時，所面對的困難一樣。詩的語言已跳脫日常使用的意義，它們的不同有如音樂與音響，或舞蹈與走路的差別。所以其晦澀在所難免。

第二層的原因是：在惱人的社會生活中，太多道德的束縛，利益的算計和生存的焦慮遮蔽了我們曾經清澄的目光和直覺。我時常想像在遠古的時代，當人類第一次為天空，樹木和萬物命名的時候，心裡一定充

滿了驚奇、喜悅和奧秘感。新約聖約翰書第一章開頭就這麼說道：「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而道即上帝。（In the bigi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有一位朋友帶他三歲的小孩到學校來玩。孩子走到餐廳旁的斜坡時，腳步突然慢了下來，一邊小心翼翼地走著，一邊喃喃自語道：「好危險喔！好危險喔！」小孩並不是在為自己的經驗命名，是語言反過來限制了他的經驗。每一個孩子身上都有一股巨大的詩意的力量；當他帶著這股力量去探索世界，並找到語言為他自己的經驗命名時，詩就發生了。每次詩發生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力量進入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從生活的慣性脫離，真正的生命又重新開始了。這是一種純真的喜悅，也是波特萊爾和李白所傳達的訊息。

那種用清澄的目光凝視世界的能力，透過直覺認識並掌握世界的能力是如何失去的呢？是語言！是陳腔濫調的語言，是帶著道德強制力和權力宰制關係的語言。如何讓人恢復到沒有遮蔽的狀態，並找到一種清新的語言，為生命與世界的奧秘命名，再以語言去開啟世界。這是教育最核心的問題，也是全人過去十年所發生的故事。

小山弟是全人的畢業生，現在就讀於清華大學數學系。我請他寫一篇文章談談他在全人七年的經驗。他構思了兩個月後，告訴我他的想法：「他覺得在全人七年，好像沒學到什麼東西。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現在覺得很多事情都很好玩，他渴望去嘗試各種不同的領域，接觸不一樣的人。他很興奮地訴說他在辯論社發生的事情，他如何把剛學到的積分語言應用到化學的函數上。」我邊聽著邊憶起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話：「最好的老師常常讓學生覺得沒有學到什麼，而實際上老師在不知不覺中教會學生很多很多東西。」教師的影響本來就應該消



溶在小孩發現世界的喜悅中。「教學」，「教導」，「教育」，「教師」等等詞語限制了我們對「學習」這件事的想像力。還有對於「不朽」的隱密願望，讓父母與教師們有意無意地爭相嘗試在小孩的心靈打下自己的印記。其實我們大人真正該做的是嘗試恢復清澄的目光，找到自己心中那個小孩，重新發現世界，讓生命重新啟動。如偉大的雕塑家布朗庫西所言：「當你不再是個小孩時，其實你已經死了。」

美國著名的評論家蘇珊·宋姐以「沈默的美學」來形容整個二十世紀藝術的特色；在眾聲喧嘩的時代，藝術家只能選擇用反諷與顛覆的手法，嘗試取消遮蔽人性的陳腔濫調，以恢復經驗的純粹性。活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你有獨特的經驗想要訴說，而且不甘保持沈默，那你只有兩種選擇；一是迎合和取悅讀者，講他們已經知道或想知道的事。另一是講他們不懂的東西，從而困惑或激怒他們，或是被徹底誤解。德國大詩人里爾克在他的散文集「萬籟俱寂的地方」提到：我們總是渴望講深入一點，但是每次你只能深入一點點。最後，你會模糊地感覺到，只有在萬籟俱寂的地方發生的那種清新的言語才有可能深入。「全人的故事」是一個獨特的經驗，崇建老師在「沒有圍牆的學校」這本書中描述了這獨特經驗的一個側面；部份老師嘗試用諮商的語言，協助小孩為自己的創傷經驗命名並重拾自信。諮商的語言是兩面刃，如果老師的人格強度與反省能力不夠，這套語言有可能反過頭來限制人的經驗與想像力。

全人剛創立的前幾年，我對其中一個現象一直感到驚訝；為什麼這些孩子內心有那麼多的創傷？我也問過許多全人的學生與校友他們最快樂的時光是什麼時候？大部份回答都是「在全人的日子」。我後來跟一位校友蕃茄聊天的時候，才驚覺到；原來許多孩

子來到全人才開始有了真正的童年生活，那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童年，那鄉愁的本源。無怪乎許多全人的孩子對全人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人的一生難得會有這麼長的一段時光，可以脫離成人世界監督的目光，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情感，自在地偷懶或嘗試錯誤。在這樣一個包容與尊重的氛圍下，是不是更有助於讓人恢復到沒有遮蔽的狀態，讓人內在那股非凡的詩意力量重新甦醒？我確信如此，但結果仍須時間的檢驗。蕃茄另外告訴我一個故事：去年六月他開車經過一所國中時，剛好畢業典禮結束，有一群畢業學生走在路上，吱吱喳喳地談話，有幾位學生手上捧著一束鮮花，有如捧著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幸福。蕃茄說他當時感觸良多；這些學生也許三年才這麼一次，被老師們當作一個人對待，得到大人們溫柔的關懷與祝福。但這些確是全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此不同的環境將會造就出多麼不一樣的孩子啊！

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說：人類學之所以發生在歐洲，是因為歐洲的知識份子受到良知的譴責。這是歐洲社會集體自我反省。一個社會是否有自我更新與自我超越的能力，端看它能否自我反省。全人的出現與存在，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多元開放社會的另類選擇而已，也許它能促發社會集體自我反省，反省到：我們社會是如何粗暴地對待自己的小孩。哈佛大學中國史學者孔復禮寫了一本書討論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書名就稱為「叫魂」。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一七六八年前後，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由浙江省德清縣蔓延到整個中國社會，造成全國的大恐慌。據說，術士們如果對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施法，便可使他發病，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自己服務。當時有許多遊方和尚、道士、乞丐被指責為妖人術士，遭到民



眾私刑，或官府嚴刑拷問，甚至送到北京由軍機大臣會審，但是都查無實據。一個看來正值盛世的時代為何發生如此難以索解的事呢？孔復禮提出一個解釋：這是一個「受困社會」（*impacted society*）反常的權力攪擾。人們對於正在侵蝕普遍大眾生存機會的種種力量，幾乎完全不了解。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已無法透過增進生產來解決，而需「對損失進行分攤」（*loss allocation*）。對大多數人來說，權力通常只存在於幻覺之中；指控某人為叫魂者可以給人一種權力感，更可以發洩內心不安與困擾。台灣也是一個「受困社會」，這個社會的大人是否時常把權力施展在小孩身上，以平撫自己內心的焦慮與無力感呢？全人雖小，也許可以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這個社會的問題，並促發一種集體的自我反省。我想這是全人存在最大的意義。

最後，我援引兩首詩做為結束。這兩首詩也許能更為貼切地表達「我嘗試要傳達的東西」。一首是我兩年前寫的詩，一首是我最近讀到的「英國詩人葉慈」的詩，兩首詩的神韻非常相似。

凝視

山徑斜入荖濃溪的溪床
流雪起伏 舒緩有致
羅丹以愛戀的目光輕吻
白色大理石溫柔的曲線
行者將羅丹之吻珍重地放入行囊
取出一壺熱茶端坐吸飲著命運
在氤氳的熱氣中
匍伏於白色大理石上的女子
幻化成水鹿 怯生生俏立風中
以無邪的眼神凝視行者
想家的孩子強抑淚水
水鹿轉身輕輕一縱
溶入雪白的寧靜

白甘蔗堆垛成丘 閒佈於田畦上
遠方農舍暗紅的屋瓦鱗次櫛比
朱元璋以陰鷲的目光斜睨
皇覺寺金頂入雲的飛椽
男孩幕席於褐色枯葉上
學著台上的戲子手舉甘蔗指天
一口一口啃食天下
在蒼茫的暮色中
土生的小女孩右手緊握甘蔗
絕足奔放於冷峭秋風中
倏然急停 喘喘轉身立定
以獸駭的眼神凝視男孩
想家的小孩夢見母親溫暖的胸脯
小女孩朦朧的身影化為一縷炊煙
沒入遙遠的未來

小男孩口袋裝著鼓鼓的彈珠
凱旋進入家門
母親躲在房間哭泣
唉！為什麼梅度莎的陰影總是
籠罩著童年的歡愉
小男孩雙手纏滿五顏六色的橡皮筋
雀躍走進家門
廚房傳來父親的咆哮
唉！為什麼梅度莎的陰影總是
籠罩著童年的歡愉
小男孩夢寐在母親的懷抱裡
在夢境中猛然墜落
墜落在母親的懷抱裡
梅度莎以惡毒的目光凝視男孩
小男孩蹣跚著腳尖凝視窗內
梅度莎佻笑著梳理蛇髮
三十年上天入地尋求藥方
哲學 文學 數學 音樂 還有神話
夕陽 雲海 星辰 海洋 還有清晨的露珠
三十年苦苦探索只換得：
靈魂深處一聲
難以言詮的嘆息



The Song of Wandering Aengus

I went out to the hazel wood,
Because a fire was in my head,
And cut and peel a hazel wand,
And hook a berry to a thread;
And when white moths were on the wing,
I dropped the berry in the stream
And caught a little silver trout.

When I had laid it on the floor
I went to blow the fire aflame,
But something rustled on the floor,
And some one called me by my name:
It had become a glimmering girl
With apple blossom in her hair
Who called me by my name and ran
And faded through the brightening air.

Though I am old with wandering
Through hollow lands and hilly lands,
I will find out where she has gone,
And kiss her lips and take her hands;
And walk among long dappled grass,
And pluck till time and times are done
The silver apples of the moon,
The golden apples of the sun



專

論

